

## 听戏

刘文君

春寒料峭时节，长三角优秀剧目展演在安徽大剧院开演了，看了6场演出中的3场，勾起许多感慨。

1970年代，中国还没有进入信息时代，电视也还没有广泛进入普通百姓家，看电影、听戏还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娱乐方式。在农村，流动的电影放映队，下乡演出的剧团是最受欢迎的存在，依稀记得与一众小朋友混在人堆里，三两成群的趁着夜色赶场看电影听戏的情景。虽然电影就那几部电影，戏也就那几部戏，但那种新鲜而美好的感受，与《社戏》中童年的鲁迅一样，满满的都是快乐。

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文学艺术迸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，流派纷呈，佳作频出，一批文革中被禁映的优秀电影作品重回银屏，戏剧电影评剧《刘巧儿》、越剧《红楼梦》、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《女附马》等等，一时间眼花缭乱，美不胜收。地方戏曲也迎来又一个黄金时期，一个个优秀的演员，一批批优秀的剧目，让戏剧舞台百花争艳。母亲爱听戏，童年的我便随她听遍了城厢乡下，剧院谷场等各种舞台上的大戏小戏，在懵懵中开启了最初的艺术启蒙。

60后、70后的少年时代，不像现在的小朋友有种类丰富、内容多样的课外书籍可读，收音机是当时许多人重要的知识和信息来源，我也不例外。放学后与小朋友玩耍之余，从评书、电影录音剪辑、小说联播，听到演讲、阅读和欣赏、相声、鼓书、古典音乐、流行歌曲，听无可听的时候，便听戏，京剧、评剧、吕剧、豫剧、曲剧、泗州戏、黄梅戏、越剧、沪剧、粤剧、川剧等等，各剧种的代表性剧目，代表性唱段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听得多了，那唱腔中的韵味也能感受几分，体味出些许不一样的美来。

后来，随着电视的普及，生活方式的改变，戏曲的辉煌不再，许多地方戏曲面临观众群体流失、传承后继无人的窘境，有的濒临失传，成为被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保护与传承成为戏曲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。难得的是仍有许多戏曲人，因为热爱而坚守在这片土地上，顺应着时代发展，努力寻求着戏曲在传承中创新发展的一线生机。

戏曲式微，“听戏”这个曾经在中国人生活中极具代表性的精神符号，淡出了许多人的精神生活，但戏曲作为承载着丰富地域文化的舞台艺术，仍散发着无尽的魅力，优秀的作品、德艺双馨的艺术家，感染着老一代的戏曲爱好者，熏陶着新一代的观众群体，让戏曲继续在纷繁的艺术世界里焕发光彩、绽放魅力。

由衷为那些热爱戏曲艺术，致力于传承和弘扬戏曲艺术的艺术家们叫好点赞！

## 瑰丽故园

程志红

我与清代书法大师邓石如，“两弹无勋”邓稼先同乡，家在龙山风水间，现属安庆市宜秀区五横乡。五横是一个由多个意象符号组成的名词，绿色、黄梅戏、水墨丹青，都是这些符号相互独立又有内在关联的支撑体。

千百年来，生息于此的百姓用纯朴和厚重修行，呈现古老与现代的时光周转与色彩瑰丽。杨亭、白林、虎山、五横、曰公、三村两社区，处处充满着对自然的爱意，这里天地开阔、溪流曲折、山路蜿蜒、草木向上。

伫立于杨亭村的花溪茶谷，放眼望去，漫山遍野绿意流淌，树的葱郁，草的葳蕤，茶的蓬勃，谱写着自然的生命华章。田成方、渠成网，路相通，沟相连，这是曰公社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。蓄着浅一层水的稻田，是由秧苗点绿的，那行行丛丛生发的绿，像天上的云彩一样扩散开来，美不胜收。

近年来，五横乡致力绿色发展，重点打造白林蔬菜采摘园、五横蘑菇产业园、虎山手工粉丝制作体验馆、曰公乡村振兴培训基地、杨亭观光休闲茶园等产业基地，实现村集体经济多元增收。我欣喜地看到，故园植根绿色文化、时代文化，是生产生活哲学的全新表达。

驱车回乡，眼底铺满绿色。这一片绿不刻意，不规范，天然流露，融化在风里，将我的周身包围，挥洒着清新而淡然的香气。更令人神情一振的是，耳边往往会升腾起舒畅愉悦的《打猪草》：“郎对花姐对花，一对对到田埂下，丢下一粒籽‘发了一棵芽’‘红杆子绿叶’‘开的是白花’……”家乡的黄梅戏歌唱甜美，婉转，飘荡着扑鼻的花香和山野间泥土的芬芳。

黄梅戏酝酿、萌发于安庆草木山野之中。它如同山风徐徐而来，以恰如其分的旋律触及人的内心，成为我们的心灵语言。安庆人懂得爱、珍惜爱、传唱爱，把生命中刻骨铭心的爱情以黄梅戏的形式留存在这片绿色大地上。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”“不怕天规重话拆散，我与你天上人间心一条”“为了多情的李公子，夫妻恩爱花好月圆”……这些朴素的爱情观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五横人，去追求爱情的忠贞与美好。

乡村振兴，文化先行，“送戏进万村”，培根铸魂。听不够平词花腔黄梅调，看不够水袖长衫舞悠悠，黄梅戏与乡亲们一次次相逢在五横的山水册页中。绿水青山带给人们永远的心灵慰藉，我们在青青的世界里深情吟唱、侧耳倾听，胸中不时涌荡起田园牧歌的浪漫。

五横始终在铭记。时光再长，距离再远，也不忘文化与精神的本源。

清代乾隆年间，凤凰河畔的邓石如横空出世。他自幼酷爱书法，浪迹天下，广结书友，遍览奇石碑额，临摹金石善本。他革新篆隶书，兴起碑学；他用“计白当黑”把“笔不到而意到”的道理具化；他用“疏处可以走马，密处不使透风”，完美阐释虚实艺术的对比……他在山野之中开拓出传统书法的新生命，成为震古烁今的书法大家。

时光回到当下，五横乡已是远近闻名的书画之乡。白林村的杨善禹抬头仰望不远处的大龙山，意会“苍茫”一词，他闭目冥想，但见眼前呈现一层层的绿色，抑或浓黑的山川轮廓。于是，浓墨、淡墨，干墨，湿墨，枯墨……在他的笔下，墨与水的游戏，衍生出层层山水。当我们邂逅杨善禹的水墨丹青，便能见到这位农民书画家被田园山水滋养的意境，并为之深深着迷。

虎山村的杨善耀是一名中医，也是一位农民，能够最大程度地亲近土地，亲近劳动。透过《竹报平安》、《鱼乐图》、《送君一篮故土情》等画作，我们能感受到画家与作物们、动物们、乡亲们生活在一起。他的画面语言是质朴的、诚恳的，他笔下动物的体态和神态是一种浑然的自在和质朴，经过画家的眼光和画笔的描摹点染，都如璞玉获得了灵性，绽放出独特的审美意味。

“龙山风水，本质就是一巨幅山水画，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杰作。作为五横人，对着这里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作画，是一种享受。”“安庆好人”程志杰是我的初中同学，他常年经营餐饮业，忙里抽闲每天作画已成铁律。爱人陈秀琴经过他多年的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，也爱上丹青一道。小俩口经常联袂创作，堪称“伉俪画家”，他们笔下的牡丹艳而不俗，山水气韵生动，花也喜欢，山也相爱。

笔墨纸砚，既是物质，又是精神。邓石如的水墨精神一直在这里流淌。与水墨相依相生的，是五横农民书画家的心。邓晓峰、邓建和、程小平、程书明、吴松奎、杨普选……这些本土书画家们，面对洁白的宣纸，均将炽热的情感付诸于笔端，每一缕墨色，都是心跳。

27年前，我从五横移栽到了省城，但根须依然连着龙山风水，枝条依然向着遥远的虎山，安静地染一身山色，听一曲黄梅、融一身墨香，写翠竹浓荫，如此青绿，写满树繁花、乡村振兴。

## 雨中的扬州

陈光
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”。很可惜，错过了阳春三月，我在夏日的雨中来到了扬州。

扬州，一座2500多岁的历史古城，位于南京以东100公里处的长江北岸。万里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在这里交汇。特殊的地理位置，成就了它世界遗产城市、世界美食之都、世界运河之都、东亚文化之都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具有传统特色风景旅游城市的美名。作家朱自清在《我是扬州人》中说：“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，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。”

说起扬州历史，不得不提三个皇帝。一个是隋炀帝，他给扬州与京城做了个大媒。一条京杭运河，链接了长江、淮河、黄河几大水系，让扬州成为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。烟花三月，草长莺飞，扬州让人心向往神往。隋炀帝三下江南，为的便是扬州的精美美味、风情婉转。第二个是康熙帝，六次下江南，五次驻扬州，而且都是住在曹雪芹的父亲曹寅家里，最多一次竟然住了22天。第三个是乾隆帝，六次下江南，每次必到扬州。“花柳繁华地，温柔富贵乡。”扬州的佳人如风拂柳，扬州的生活轻慢飘逸，便是英雄亦沉溺。

走进扬州，首先要看古建筑。扬州的古城风貌保持得很好，最著名的当是历史文化名街“东关街”。这条东西走向、全长一千多米的老街，是古扬州的交通要道，也是商业、手工业和宗教文化中心。经过千年的积淀，街内留下丰厚的历史遗存和人文古迹，体现出江南运河城市独有的风貌。

顶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进入东关街，立刻被它浓厚的历史氛围所感染。只见明清建筑鳞次栉比，马头高墙错落有致，仄巷窄弄曲折幽深，古宅旧园星罗棋布。清一色的石板路，早已磨得锃亮锃亮。路两旁的商铺、酒家、旅舍和会馆，全都覆盖着江南传统样式的青砖黑瓦，远远看去，深邃数里。一片青瓦，一幅画卷，雨滴顺着瓦片落下，敲打着你的灵魂。老巷的一切都因细雨的洗礼，散发出别样的韵味。

街面上商家林立，行业俱全，生意兴隆，市井繁华。陆陈行、油米坊、鲜鱼行、八鲜行、瓜果行、竹木行近百家之多。开业于200年前的四美酱园、谢馥春香粉店、潘广和五金店、100年前的夏广盛豆腐店、陈同兴鞋子店、乾大昌纸店、震泰昌香粉店、张洪兴当铺、庆丰茶食店、四流春茶社，50年前的周广兴帽子店、恒茂油麻店、顺泰南货店、恒泰祥颜色店、朱德记面粉店等，依然人头攒动，

## 梧桐有爱

彭彦

如果说六月的南京城是一幅色泽鲜润的画，那么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便为她镶上了生动活泼的绿色蕾丝花边。

这被南京人称为法国梧桐的树木，并非真正的梧桐树。它学名谓之“悬铃木”，是外来引进物种，因为悬铃木的叶子和梧桐树叶相似，所以在引进中国后，便被人们误以为梧桐。寒冬时节来临时，这树木的叶子逐渐凋零，但枝头却挂满球状的果实，远远望去宛若悬挂的铃铛，故而得名。现今南京城的悬铃木早已长成参天大树了，她们形态优美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。漫步其中，安宁自若的心情会不约而同至。她们枝连着枝，叶挨着叶，随着清风哗哗作响，忽忽扑闪，恰如一双双拍着欢快掌声的小手，欣喜的期待客人的到来。阳光从浓密的枝叶缝隙中洒下来，星星点点，明暗相间，神奇浪漫。记不得多少次，从汉中的医院走出来，置身其中，恍若进入温馨的乐园，居然让我忘却了那些病痛的折磨和恐惧，反反复复陶醉于那希望的绿意之中。

我生活的小城之南，有一条梧桐大道，说大道不是因为路长，而是源于此道对于小城旧城区而言相对宽阔，又是以梧桐来做隔离的双车道。生活在小城多年，从来也没曾细细观察过路边的梧桐树，直到一天无意翻看到一位丧子

## 风暖人间草木香

月文

时光的脚步，又来到了2023年的立夏时节，自此，又一个夏天就此揭开了帷幕。

立夏，表示盛夏时节的正式开始，太阳到达黄经45度，斗指东南，维为立夏，万物至此皆长大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有：“立夏，四月节。立字解见春。夏，假也。物至此皆假大也。”之语。

虽然是最美人间四月天，但“首夏犹清和，芳草亦未歇”的五月，则更有味道。春天的姹紫嫣红已然褪去，生命之绿粉墨登场。春花的风妙轻佻固然有趣，但夏绿的健壮豪情更能让人激动。

立夏时节，万物繁茂。明人高濂的《遵生八笺》中就有“孟夏之日，天地始交，万物并秀”的记载。尽管距离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还有一段时日，但人们习惯将立夏作为“夏之首”。

生意红火。这里还是手工业的集中地，樊顺兴伞店、曹顺兴箩匾老铺、孙铸田漆器作坊、源泰祥糖坊、孙记玉器作坊、董厚和林厂等前店后坊遍及全街。光是这些老店的名字，就让游人万分新奇，眼花缭乱。是的，走遍全国，这是我看到的历史最悠久、如今最繁华、底蕴最深厚的古街了。

和东关街紧紧相连的，还有大东门街、彩衣街等几条古街区。同样是窄而幽深，青砖黛瓦、青石板铺路，除了老字号店铺，还集中了众多古迹文物。如个园、逸圃、汪氏小苑，还有广陵书院、安定书院、仪董学堂、武当行宫、明代的淮提寺、建于康熙五十三年清真寺。

“绿杨深巷，人倚朱门”，这是郑板桥对扬州昔日风华的写照。婆娑杨柳，寻常巷陌，朱红院门，窈窕佳人，构成了一幅幅古代广陵风情图。历经千年风雨，至今依然留存，这是古城扬州风貌的历史见证。

出东关街，我们走进“个园”。这是一处由两淮盐业商总黄至筠于清嘉庆23年在原明代“寿芝园”基础上拓建的住宅园林，以叠石艺术著名。最大的特色是“四季假山”的构思与建筑，用卵石、湖石、黄石、宜石叠成的春夏秋冬四季假山，融造园法则与山水画理于一体，被誉为“国内孤例”。建造者采用不同质料的石料，以竹和石为主体，以分峰用石为特色，在面积不足五十亩的园子里，开辟了四个形态逼真的假山区。十二生肖象征春天，太湖石象征盛夏的江南景色，黄石烘托秋天群山的挺拔，颜色洁白的雪石突出冬日里积雪未化的寒冷感觉，各具特色，表达出“春景艳冶如笑，夏山苍翠欲滴，秋山明净如妆，冬景惨淡如睡”的诗画意境。旨趣新颖，结构严谨。雨中的竹林越加苍翠，空气清新湿润。我们顺势前行，尽览四季景观。

扬州是最宜烟雨的。雨依然在下，城市淹没在烟雾中。远远望去，五颜六色的伞，与美景融为一体，很有诗意，恰似一幅《雨中江南》画卷。虽然不是烟花三月，但这蒙蒙的细雨，的确别有风味。

我们来到“何园”。何园又称“寄啸山庄”，是一处始建于清代中期的中国古典园林建筑，被誉为“晚清第一园”，由清光绪年间何芷舠所造。雨滴打在屋檐上，顺着屋檐往下流，为屋檐上上了一片精美通透的珍珠帘。拂面而来的是被雨水浸湿的阵阵微风，风中又夹杂了几分淡淡的花香和几分泥土的清香。迂回曲折的长廊将各个院落完美的衔接在一起，鲜花竞相开放，鸟儿放声歌唱。何园就是一幅画，园中漫步的人，自然成

为画中的一景，“晚清第一园”的称号果然名副其实。行走在园中，只觉与这园内美景完美融合在了一起了。

扬州真是一个充满柔情的地方，而烟雨蒙蒙下的古城更显得清新别致，所有的愁情都被这浙浙沥沥的小雨抹去，只留下一份宁静。徜徉在石板和乱砖铺成的小路上，巷子里飘出轻轻的音乐。抬头是黛瓦砖墙，古朴依然，典雅依旧。琴声静静流淌，似山泉叮咚。这一刻，所有尘世的喧嚣戛然而止，只听见灵魂在低低地吟诉。站在这里，闭上眼睛，打开心扉，忘记一切，雨声和音乐融进灵魂深处，尘埃与烦恼飘扬九天之外。

余秋雨说：“如果我们的城市缺少了点什么，那么就缺少一点本质的灵魂。”可扬州不缺，这古街和园林就是最好的明证。城市是有灵魂的，那是在繁华中华永不没落的文化底蕴，是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不停的探索前行。

走进扬州，必须去看“瘦西湖”，否则就是暴殄天物。瘦西湖名气很大，一个“瘦”字，道出了她的美丽和温柔。瘦西湖的美是独有的，与其说是湖，不如说是一段装修精美的河道。看到了瘦西湖，你才知道什么是江南、什么是水乡、什么是扬州。雨中游览瘦西湖，更是别有味道。

瘦西湖以窈窕曲折的湖道，串起了长堤春柳、四桥烟雨、徐园、小金山、吹台、五亭桥、白塔、二十四桥、玲珑花界、熙春台、望春楼、吟月茶楼、湖滨长廊、石壁流淙、静香书屋等两岸景点，俨然一幅天然秀美的国画长卷。湖面迂回曲折，迤逦伸展，清秀靓丽，媚态动人。整个湖区利用桥、岛、堤、岸的划分，使狭长湖面形成层次分明、曲折多变的山水园林景观。

婉约秀美的二十四桥为单孔拱形桥，汉白玉栏杆立于两旁，远远望去，犹如玉带飘逸。观音寺白塔呈八角形，砖石结构，重檐亭式塔身，高306米，是瘦西湖中最亮的风景。五亭桥因为建在莲花堤上，桥上建有五座风亭，就像五朵莲花，被称为中国最美的桥梁。钓鱼台三面临水，一道长堤与小金山相接，站在台上可以看到五亭桥、小金山和白塔。密密细雨中，诗情画意的瘦西湖，每一景都醉人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不禁就想起了“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”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”的诗句。这是晚唐风流才子杜牧眼中的扬州。走进扬州，你会被这座千古名城的文化积淀所吸引。李白、白居易、



作者：湖濱

夏吃蛋，能防食欲不振，身倦肢软，消瘦无力等苦夏症状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从我记事起故乡每年立夏这天必有煮蛋，这是儿时最美好的记忆。那时，早上煮鸡蛋，中午饭桌上少不了一个炒蛋或是涨蛋，最起码也要弄一碗炖蛋。立夏当天早上，奶奶总是把煮熟的三两个鸡蛋放入网兜里，挂在我胸前。我走在村口路上，小网兜随着走动的步伐在胸前晃动，同路遇见小伙伴，特有些自豪感，因为那个年代不是每个小孩童都能享用的。有时，带有网蛋的小伙伴便三五成群，甩动胸前的蛋网，互相追逐嬉闹，欲以蛋击蛋，决一胜负，此乃就是所谓的“斗蛋”吧。有的战败的伙伴，蛋被打碎了，蛋壳蛋黄洒了一地，于是惋惜之至，也常有哭鼻子的。现在想来，那时的天真活泼，真乃童趣无穷。

立夏时节，个人养生非常重要。夏季气温高，人体丢失的水分多，必须及时补充，除了多喝水外，多吃富含水蔬菜是不错的选择。富水蔬菜中，最值得推荐的是瓜类蔬菜，如冬瓜、黄瓜、佛手瓜、丝瓜和南瓜等。立夏后，人们易感到烦躁不安，因此立夏养生要做到“戒燥戒

刘禹锡、杜牧、欧阳修、苏东坡、姜夔、扬州八怪，一代代的文人雅士，都被扬州的景色所吸引，吟诵出瑰丽动人的诗篇。

而“扬州八怪”的传奇，更是让这座古城增添了不少的文采与风雅。这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画派，是一个热爱艺术、敢于创新的群体。他们生活清苦，深知官场腐败，蔑视权贵，行为狂放，借助书画抒发内心的愤懑。而曾经做过山东潍县县令的郑板桥名气最大，诗书画世称“三绝”，成为清代画风独特的文人画家和扬州文人的标志。他的“难得糊涂”和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”至今被人称颂。岁月更替，斯人已去，诗还在，画还在，音容笑貌还在，扬州风华依旧。

走进扬州，必须要品尝淮扬菜，这是闻名天下的美味佳肴。淮扬菜，始于春秋，兴于隋唐，盛于明清，素有“东南第一佳味，天下之至美”之美誉，扬州名菜以拆烩鲢鱼头、扒烧整猪头、蟹粉狮子头这“三头”为代表，单是那道“清炖狮子头”，一筷子叉开便可闻到浓郁的蟹香，滋味悠远，利落爽口。而“大煮干丝”则充分体现了淮扬菜的刀功，“三套鸭”则是将菜鸽藏于野鸭腹中，再将野鸭藏于家鸭腹中，独特的创意，造就了野鸭喷香、菜鸽细酥的无上美味。还有各色点心和小吃，让游客垂涎三尺，啧啧称赞。

扬州美味最大的特点是食材简约，做工却极为精细。最为特色的当属“蟹黄汤包”。皮薄如纸，吹弹可破，呈上来时往往已被晾至最适宜食用的温度，“轻轻提，慢慢移。先开窗，后喝汤”。借用吸管戳破表皮，汤汁顺着吸管滋滋溜进了嘴里，满口都是饱满的蟹黄味。清早食一只盈盈的蟹黄汤包，一整天都有满足的感觉。还有一道“文思豆腐”，豆腐如丝之细，浮于清水之中，好似逍遥游中的意境，苍茫人世，大海浮游。

冶春茶社是扬州美食的一道招牌。治春的点心最有名的是黄桥烧饼和淮扬烧麦，烧饼分甜咸两种，甜的是糖馅，咸的是葱油，烧麦以糯米为馅，有少许肥瘦肉丁和香菇，外皮也是薄薄的，晶莹剔透。食一口，便是一嘴鲜香。还有富春的包子、共和春的饺面、馄饨，各有各的美味。坐在环水的茶楼里，凭窗远眺，湖光山色，夏雨微扬，是在闹市中，却又好似在闹市外。

细细想来，这扬州古城，就像一个温油水润的灌汤包，一口下肚，瘦西湖的秀美、东关街的繁华、扬州女子的娇柔、淮扬美食的动人，都尽数装进肚中，打包带走，让你慢慢品味，细细思量，念念不忘，还想再来。